

机器应用与共同富裕关系的马克思视角阐释及当代中国创新

柯亮 孙宗岭^{通讯作者}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摘要：文章探讨了马克思视角下机器应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分析了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应用导致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巨大差距，形成了共同富裕的多重危机。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在于转变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促进机器的社会化，通过集体占有和合作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应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器应用方式，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机器应用；共同富裕；马克思；工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

DOI:10.69979/3041-0673.25.03.017

发挥智能机器的强大动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时代使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应用产生的关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与精神生活境况的影响，以及工人阶级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在上述层面的差异的论述渗透着共同富裕本质。我们不仅要“回到马克思”，重拾他关于机器应用与共同富裕关系的深刻论述，更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机器二次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创新马克思对机器应用与共同富裕关系的阐释，借助智能机器应用的强大动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赋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最终达成。

1 机器应用后果与共同富裕危机表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由于机器应用，在物质与精神生活双重维度上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中形成了巨大的撕裂，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距，共同富裕存在着不断加剧的多元现实与未来危机。

在物质生活维度上，应用机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开始成为一种趋势，个体工人在机器参与劳动生产的背景下成为了“总体工人”的一部分。由于个体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有简单与复杂、低级与高级之分，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具体劳动活动中的不同工人“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1]。机器的应用催生了工人等级制度与工人工资等级制度的出现，在工人阶级内部埋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潜在隐患。更进一步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

工人”^[2]，熟练工人所需要的教育较于以往手工业者更少，非熟练工人则不需要额外的教育便可以操作机器，劳动力价值降低。即便是出现了以往不曾存在的新机器与新技能需求，在劳动力相对贬值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得更多的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并不会就此消失。“总体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产阶级所占有，从而加剧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虽然物质生活维度上的共同富裕危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非熟练工人数量较少、传统习惯与男工反对妇女和儿童进入“总体工人”之中、个体工人在较难的职能学习上依旧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共同富裕危机尚不足以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只有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导致个体工人一直从事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彻底消灭，资本通过掌握机器实现了对个体工人的全面掌控，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工资降低到最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率不断攀升。“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3]，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加巨大，共同富裕危机愈演愈烈。

在精神生活维度上，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共同富裕危机在物质生活上的持续加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精神生活上也逐渐呈现出极不平等的现象。一般意义上，精神生活维度上的共同富裕指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倍增，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文化自信高扬等。^[4]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机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工人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不断延长与增强，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

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5]都成为形式意义上的空谈与幻想。当工人阶级逐渐丧失了享受文化生活，提升文明素养，进行文化交流的时间与空间之时，当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被限定在单调的劳动过程与无趣的工业生产之时，工人阶级如何实现“精神上的富裕”？不仅如此，除工人阶级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富裕”之外，工人阶级的后代们也丧失了实现“精神上的富裕”的可能。与工人阶级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富裕”相反的是，资产阶级却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视为乐事，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自身享有的福利，从而在资产阶级内部实现一种高度的“精神上的富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精神生活维度上的共同富裕状况也呈现出难以跨越的鸿沟。

2 生产方式变革与共同富裕危机化解

马克思为世人勾画了机器应用背景下的共同富裕危机得以化解的方案。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机器的发展与应用是共同富裕不能实现的直接原因，但是马克思却始终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探寻共同富裕危机产生并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并且以此作为勾画共同富裕危机化解方案的指南。

机器应用背景下共同富裕危机的产生与化解，并非取决于个别资本家，而应该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并予以突破，成为马克思设计共同富裕危机化解方案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石。将这一规律置于机器应用的背景之下便可以转换为：机器与机器劳动得以运行的一切外在条件属于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时形成的工人与机器相分离的人机关系形态，是一种私有制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一人机关系具体表现，才最终致使共同富裕危机的产生与不断加剧演化。在寻找到这一根本突破口后，马克思指出，以私有制尤其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被消灭，如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危机的化解。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断发展的同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具备了诸多条件。在资本积累阶段是资本家剥削工场手工业中的独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然而，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6]，使众多资本家掌握的机器等劳动资料“日

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7]。马克思认为机器应用背景下的共同富裕危机的化解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发展而得以最终实现，即共同富裕危机的化解也是一件“自然史”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的根本的化解方案可以概要性总结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将视野聚焦在人机关系问题之上，机器应用背景下的共同富裕危机化解，需要将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使工人阶级乃至全体社会成员集体占有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从而进行结合起来的机器化大生产，彻底消灭机器被某些社会个人与某个社会阶级独自占有与使用的社会生产方式，最终实现机器应用助力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理想。

3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机器应用方式

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中内蕴着的关于机器应用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深意值得我们倍加重视，同样也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予以中国化创新。基于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有效实现必须牢牢站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立场，明确认清人机关系本身深度勾连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实现这一关键地位，进而将“机器的应用方式”作为理解机器应用是否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线索。如果现时代中国仍旧在“机器的应用方式”上受资本逻辑的过度裹挟，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智能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机器应用方式”，从而在机器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产生共同富裕风险与危机，甚至阻碍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实现。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9]，同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10]，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指导下的共同富裕实现方案可以尝试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谋划。一方面，需要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力确保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命脉、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机器应用场景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另一方面，需要高度关注“机器的应用方式”的创造性转化，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创造出一种区别于资本

主义的机器应用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机器应用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架起基于机器应用以通达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畅通桥梁，才能助力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图景有效实现。

在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当代场域中，共同富裕问题是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能够发挥实践功能的具体问题。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深度融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中国不仅面临共同富裕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面临的需要应对的复杂问题将更加多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能够成功，如何才能继续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聚焦全球动态，考量时代大势，推进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助力中国更好地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4 结论与展望

在实现新时代中国共同富裕的目标过程中，深入理解机器应用和人机关系的多维性至关重要。共同富裕不仅涉及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应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提升。中国需要建立一种符合社会主义特色的机器应用方式，以确保技术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与当代实践，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领先地位，朝着更美好的社会理想迈进。

参考文献

[1]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 009: 405.
- [2]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406.
- [3]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496.
- [4] 刘东超.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J]. 党建, 2022(02): 35-37.
- [5]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306.
- [6]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873.
- [7]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874.
- [8] [德国]卡尔·马克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 009: 874.
- [9] 赵峰, 田佳禾.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资本二重性及其矛盾的视角[J]. 改革, 2022, No. 342(08): 25-3 7.
- [10] 付文军.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科学思维[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 No. 264(01): 122-131.